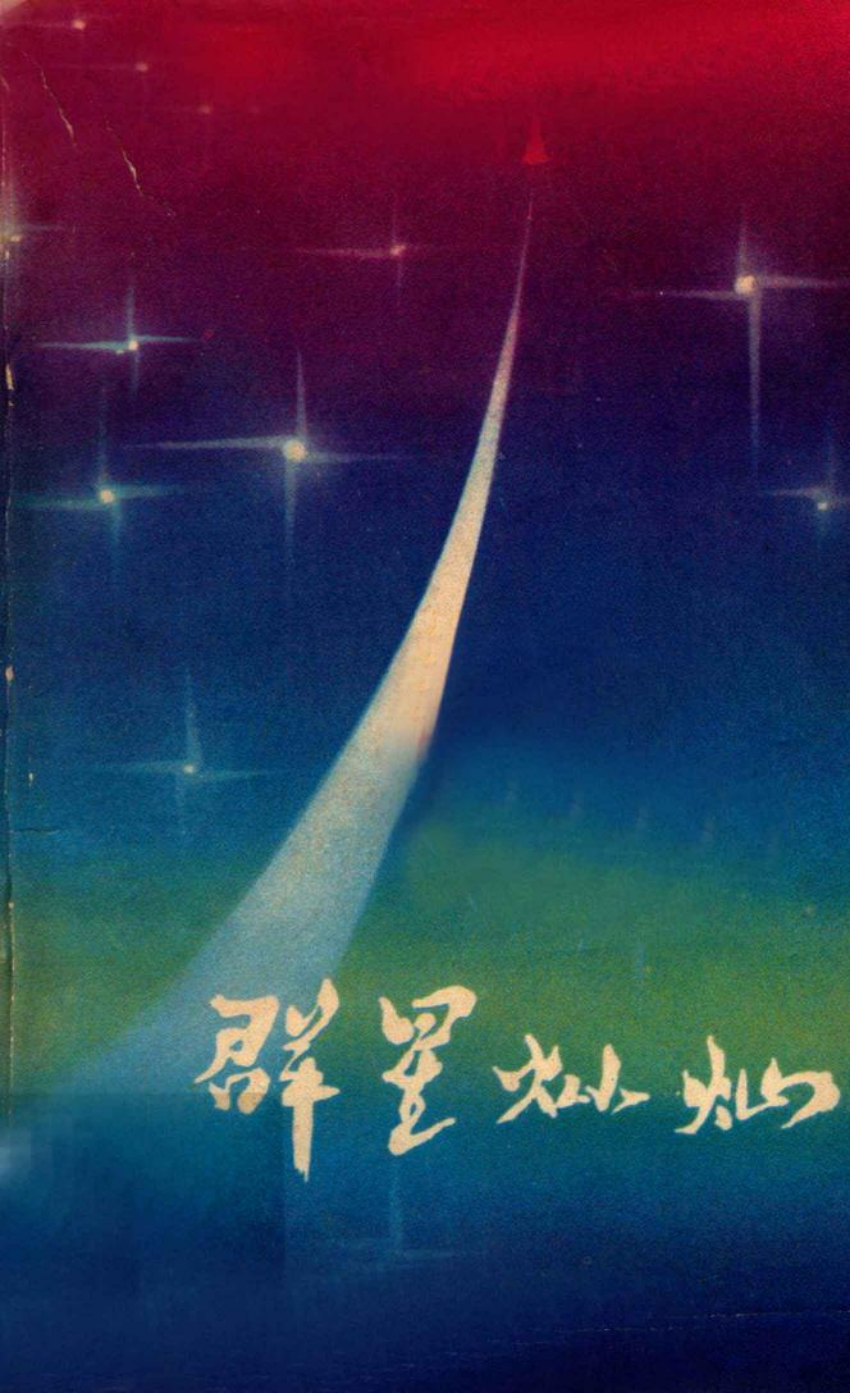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deep blue and purple night sky, speckled with numerous bright, multi-pointed stars. A prominent, bright white comet streaks diagonally from the upper right towards the lower left, leaving a long, glowing tail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one of vastness and celestial wonder.

群星灿灿

群星灿灿

(特写集)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群 星 灿 灿

(特写集)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插页 159,000字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10111·1146 定价 0.55元

目 录

建得广厦千万间·····	晓 勉 (1)
争分夺秒的人·····	陈焕展 (23)
春催桃李·····	王 曼 贝 金 (36)
甘当“人梯”架通途·····	杨羽仪 (51)
云 丝·····	袁效贤 邓开颂 李春晓 (66)
访卢钟鹤·····	方 亮 许显良 (84)
心 花·····	童施意 王文锦 梁淇湘 (94)
坚毅的实践者·····	陈俊年 (112)
生命之歌·····	张 绰 关振东 (128)
为了战士们·····	林小玎 (147)
在骀荡的春风中·····	杜渐坤 (158)
南山“孔明”·····	杨昭科 杨开勤 (176)
山重山·····	张振金 (190)
香糖丹心·····	李钟声 (205)
种 子·····	曾康寿 (222)
老叶常青·····	蔡东士 (240)



建得广厦千万间

晓 勉

“黄远强同志，是五十年代广东省建筑界中的一秀，至六十年代已成为省建筑界的知名人士。他工作踏实，勇挑重担，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，主动承担困难较大、技术要求较高、时间要求较紧的重大建设项目的设计，并表现出其成功的独特建筑风格…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，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。”

——摘引自：全国科学大会档案材料。

作为一篇文学作品，用评语作开场白，实在有点如同嚼蜡。然而，这些评语，是在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写下的。也只有在扫落了“四人帮”的“棍子”、“帽子”之后，才能有这些恰如其分的评价。理解了这一层，我们就会感到，这些评语，并不象字面上那样枯燥平淡。它是党和人民赠与科技工作者的大红花。这红花开得虽迟，却象征着科学技术百花争妍的春天的来临。

黄远强同志，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、科技界的一名普通战士。既没有擷取皇冠明珠的登攀历程，也没有立论创说的非凡业绩。他是搞建筑设计的，二十多年以来，他奔奔波波，劳劳碌碌，在半个中国留下了足迹，却没有一处留下他的姓名。他本人，只是长江大海中的一滴水，他所做的，也只是广厦千万间的一砖一瓦。那么，他凭什么出席群星灿灿的全国科学大会呢？……

基 础

一九五一年春，刚刚进入广东省国营建筑公司工作的黄远强，接受了一项任务：参加华南土特产交流会（原址在今天的广州文化公园内）的规划设计，具体负责水果蔬菜馆。任务很平常，设计项目也不复杂。可是，这个二十七岁的矮个子青年，却激动得久久不敢相信，兴奋得一夜没能安眠。要体会黄远强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就得回溯一下他那短短的生活历程——

抗日战争，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、真反共，大片大片的国土相继沦陷。黄远强的父亲，一个普通的铁路公路工程师，不愿作亡国奴，携妻带子，从居住多年的北平迁往重庆。在重庆，父亲叫自己的爱子考大学，学理工，捧铁饭碗，免得老受饥挨饿。这样，从小喜爱画画的黄远强，在学到技术换饭吃的家训下，只得放弃对艺术的爱好，考入重庆大学工学院，专攻建筑。这个专业，一般人认为那些枯燥的数学、力学，呆板的公式、定理，单调的测量、绘图，他却学得满有味道。因为，在他那年轻的心灵里，还深深地刻印着离北平入川迢迢千里路上，敌机轰炸，桥倾路塌；溃军抢掠，房倒屋毁的凄惨景象。他暗地里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：毕业后，一定要用自己的才智，医治祖国母亲肌体上的创伤。

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，即一九四六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被学校留下当助教。饭碗有了，可他却不愿教书，他想实现自己那美好的理想。一年后，他跟着父母来到广州，希望却更渺茫。他和父亲四处奔走足足七个月，总算在一个什么黄埔港务工程处找到一份差事。这差事与黄远强的专业虽不那么对口，但毕竟也是关系到战后经济恢复的工作。黄远强怀着青年人特有的热情扑到了岗位上。可是，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打内战，接收大员忙于发横财，哪有心思搞建设！热血青年的宝贵时光，只能用来换取一份微薄的糊口之薪。不久，又因经费没有着落，这个装装门面的港务工程处，干脆关门大吉。饭碗砸了，理想破灭了……

黄远强的经历，与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是相似的。对

于这些，旧社会过来的人，应该记忆犹新；年轻的同志，也能或多或少地从书本上，从老辈人口中有所了解。因此，这里也就不打算详细叙述他毕业——失业——就业——又失业的一般过程，也不打算深入探索他那追求、失望、彷徨的复杂心理状态了。只有在解放后，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人，才能各安其位。今天，人民政府把独立设计的担子放上了这年青人肩头。这个土特产交流会，包括十二个馆外加一个娱乐场。每个单项工程都指定专人主持设计。而黄远强是这些设计人员中最年青的一个。组织上如此信赖，叫他怎能不激动，不兴奋？他废寝忘餐，日以继夜，很快拿出了设计方案。可是，图纸送给领导，领导不批准；拿给群众，群众不通过。黄远强面对着这些名曰图纸的废纸，在深深地思索。

是啊，理工科的高材生。你很年青，对旧社会没有留恋之情，对蒋匪帮有切齿之恨。你举起双手欢迎新生活的到来，你热情洋溢地迈进新社会的天地。但是，你毕竟来自旧社会，来自旧知识分子家庭，身上带着小资产阶级、以至资产阶级的烙印。尽管你自己没有觉察到，可它确实存在。毛主席指出的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的问题，对于你同样重要。搞建筑的，离不开大地；要革命的知识分子，离不开工人阶级。一个建筑物，首先要打好基础，而设计方案，又是基础的基础。这个基础的基础，很大程度上来自设计人员的思想基础和技术基础。这两个基础没打好，虽有满腔之热情，远大之抱负，同样跟不上人民革命的洪流，同样适应不了人民建设的要求。

工程党委领导找他来谈话：“小黄，你想过没有，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营单位，工人群众可是企业的主人啊！过去那种工程师、工人，两个姓‘工’的不照面的现象，应该改变了。到工地去修改方案吧，这会对你有益处。”

遵照领导的启示，黄远强来到工地。工人师傅伸手来欢迎。他们说：“来吧，黄同志，让我们合力拍档，把这片刮民党留下的废墟建成羊城新胜地！”黄远强深受感动。他把工程设计图绘成彩色透视图，张贴在工棚墙上征求意见。善意的批评，宝贵的建议，新颖的设想，纷至沓来。工程中有一个玻璃暖房，用来种植热带作物——椰子树。原设计是用螺丝铁件联结固定木条框架。木工组的梁师傅得知后笑哈哈地说道：“阿黄，这里全部可以用暗榫嘛。”说着，还随手在地上画出示意图。黄远强一想，对呀！改用暗榫联结，不但整洁美观，而且完全避开了铁件生锈的问题，将更为坚固耐久。他担心这样改会增加工程量。梁师傅一拍胸膛：“我们包了，保证不误工期。”接着，工人们又对工程提出了节约开支、加强装饰……等等中肯的意见。这些修改意见，充实了设计方案，也打开了黄远强的眼界，使他第一次看到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与无比的聪明才智。他更加自觉地与工人一起讨论设计方案，一起备料施工。逐渐地，他感到，与工人有了共通的感情、共通的语言。他的心情又愉快了，他的思路又通畅了。终于，修改后的设计方案通过了。随着打桩机开始“嘶咚”、“嘶咚”地打下工程的第一条桩柱，黄远强的思想上也深深地打下了一条桩柱。这根桩柱，紧挨着工人阶级那坚

实的岩层。

一九五七年八月间，黄远强承担了将新华电影院改建为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的设计任务。

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，是一座科学加艺术的迷宫。在这座迷宫里，声音从四面八方撞击耳膜，怎样才能使之协调成神奇的立体声？在这座迷宫里，五彩的画卷广阔地展开，令人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，怎样才能使之和谐地进入人们的心灵？这些课题，当时在国际上也还相当新鲜，国内更是空白。没有经验，缺少资料，甚至没有适当的吸音材料。困难之大可想而知。当时，一个名叫路斯的英国电影工程师，前来协助安装由他们国家进口的宽银幕电影放映机。得知我们限期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改建完毕，当即摇着头说：“不可想象！不可想象！”

黄远强一点一滴地四处收集资料，潜心研究建筑学中的声、光、热等物理效应；他常常一日三班跟着工人干，在集体的实践中集思广益。他认真分析了多孔与纤维等两类吸音材料的优缺点，大胆地提出了用捣碎的广东叫“椰衣”的椰子外皮来作吸音墙，经文化部电影局测定，性能完全符合要求。而且有原材料得来方便和不易变质腐烂两大优点，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创造。

四十天后，新华电影院开始放映宽银幕影片。首场映出，请来了工程师路斯。电影结束，路斯再次说道：“不可想象！不可想象！”不过这回，他是翘着大拇指说的。顺带交代一句，这样的吸音墙，一直使用到今天，看样子，还将使用

相当时间。

接着，大跃进来了。黄远强受到国务院的邀请，上京参加为国争光的北京《国庆十大工程》的设计。这时，为适应形势的发展，建筑设计院已从建筑工程公司分了出来，黄远强也已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。

阔别近二十年，重返北京，黄远强感慨万千。北京，古老的都城，变了！变得青春焕发。臭水沟变成清香阵阵的林荫道；烂泥塘变成书声琅琅的校舍；乱石岗变成火烟冲天的炼钢厂；御花园变成荡漾欢笑的人民公园。毛主席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，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前。而黄远强有幸参加的工作，更使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巨变：十大工程，宏伟的规划，空前的速度。呵，北京，伟大祖国的中心，站在这里，举目远眺：举国上下，发奋图强，快马加鞭，力争上游，呼啸猛进的壮丽情景，尽收眼底。黄远强耳目一新，胸怀顿广。他不禁忆起旧时读过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所作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：“……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黄远强曾为这诗中深沉的感慨、远大的抱负所感动，所激励。可是，在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制度中，尽管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传唱千年，尽管朝朝代代大兴土木，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富丽堂皇、巧夺天工的朱城画阁。凌驾于一切的统治者们甚至到泥土去的时候，还要僵卧于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。天下寒士却依旧蛰居茅屋，为风所破，何来欢颜！

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

今天，只有在今天，杜甫所朦胧憧憬的理想境界才有可能实现。黄远强自豪、骄傲，浑身热血沸腾。为能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而骄傲，为能献身于人民的建筑事业而自豪，为能和劳动群众一道建筑广厦千万间而热血沸腾。

他的世界观有了质的飞跃！

“毛”，开始附在无产阶级身上，有了坚实的基础。

基础打好了，万丈高楼就可以建造。

艺 术

建筑，是一门技术。这不待说。

建筑，也是一门艺术。

画画、木刻、雕塑……人们称之为造型艺术。

诗歌、散文、小说……人们称之为语言艺术。

建筑，这是造型艺术、语言艺术再加科学技术，三位一体的结合物。

一座好的建筑物，有如一座别具气势的塑像；一堵粉墙，一条檐廊，一合门窗……造型艺术领域中的课题，如形象、色彩、空间、光线……在建筑设计中几乎全可遇到。统领这一切的，则是创造性。没有创造，就没有艺术。也可以同样地说，没有创造，就没有好的建筑。

建筑，有建筑的语言。所谓语言，当然不是说一座房子能象童话中所幻想的那样会张口说话。而是以自身的形象让人们去感觉，去领会。在一栋处理得当、青灰色的办公大楼

前，我们会感到严肃、静穆；在一座流金飞彩的戏院台阶上，我们领受到的却是轻松、愉快。在刚刚粉刷好的住宅里，即使尚未住人，也会使我们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。而年代悠久的建筑物更会无声地向有心人讲述沧海桑田的变迁。这些感受，因人而异。封建王朝的统治者，把宫殿搞得十分庞大堂皇，竭力标榜自己的庄严、伟大、至高无上；而劳动人民只觉得阴森、凶恶、狰狞可怖。西方的教堂筑起尖尖的屋顶，企图使人感觉到上帝的存在；而无神论者见了，却又是另一番感受。

因此，建筑艺术也有阶级性，建筑设计师的思想倾向、立场观点，是往往体现在建筑物上的。

这一点，黄远强体会尤深。

一九六四年隆冬，黄远强十分荣幸地参加了上级党委组织的韶山规划小组。一行十一人，披着雪花来到湖南。

为我们领袖毛主席的诞生地规划、设计、建设，无尚光荣而又责任重大。这对黄远强以及他的同志们来说，是一个崭新的课题。如何着手？领队是一个饱经战火洗礼的老同志，在建筑行业里也转战了多年。他很有经验，没有急于让同志们立即设计。而是领着大家参观了清水塘，游览了爱晚亭，凭吊了烈士陵园，瞻仰了毛主席旧居，调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。毛主席当年生活、劳动、学习、斗争的情景，一幕幕在他们的眼前重现。伟大的党在初创时期英勇战斗的硝烟，熏陶着他们的心灵。给这些热爱祖国、身怀巧技的知识分子，补上了一堂不可缺少的政治课，然后才具体分工。黄

远强负责设计韶山毛主席旧居陈列馆。分工没分家，设计方案的指导思想，是大家一起讨论的。

一个瑞雪初霁的上午，同志们围坐在刚升起炉子的招待所会议室里，开起了设计讨论会。虽然炉火未旺，屋子里寒意逼人，同志们的心里却是热烘烘的。会上，一位同志出于崇敬之心，提议陈列馆要紧挨毛主席旧居，要宏伟醒目一些，最好用金红琉璃瓦作顶。几个年青的同志也连声赞同。另一些同志却持异议，黄远强就是领头的。他在座位上直起腰，指点着窗外红妆素裹的韶山冬景说道：“多美的韶山啊，山环水绕。这里是毛主席生活过的地方，我们有责任尽量保持原有的山水风貌，使前来参观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，能够身临毛主席当年生活、战斗过的真实环境。要是搞大型建筑，恐怕会喧宾夺主。”

多谢前一段的参观学习，使同志们有了共同的感受。今天的分歧，没有持续好久。经过几番友好的争辩，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：韶山的规划，主题应是毛主席旧居，而陈列馆，只起烘托作用。

指导思想定了，黄远强拿出生平所学，倾注全部心血，不去注意白天黑夜的替换，无心欣赏千般妖娆的雪景，整个身心扑在设计桌上。他画着，描着，一笔一画饱含着对伟大导师的爱戴；他描着，画着，似乎看到工农兵和远方的朋友们来到这里汲取力量。他十分幸福而又十分艰辛，他不敢有一丝马虎，不敢存半点侥幸。他十分精心设计，十二分细心计算。终于，方案做好，图纸画出，破土施工了。

一九六六年，韶山毛主席旧居陈列馆完工落成。整个馆，背山面水，以富有湖南地方特色的白墙青瓦为基调，朴实庄严，与整个环境十分协调。外观并不庞大，里面却依山势，形成两大院落，九个馆。充分满足使用功能上的要求。在这里，形式与内容达到了较完美的结合，主观设想与客观实际达到了和谐的一致。

不言而喻，这样的重大设计，当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黄远强在谈到此事时，也一再强调是集体的成绩。但集体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，必然要有个人主持、执笔。作为韶山毛主席旧居陈列馆的设计主持人黄远强，是有其成绩，有其功劳，有其贡献的。同时，这次设计，也使黄远强登上了建筑艺术的一个新高度。

不久，黄远强又得到了一个发挥和增长艺术才能的好机会。次年开春，他参加了桂林规划小组。

桂林，春天的桂林呵，好个山水甲天下的桂林！到了她身边，不会写的也想写，不会画的也想画，不会唱的也想唱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骚客，呕心沥血，用所能想到的最美丽的词句，描写她，歌颂她。可是，能够完全恰如其分地把它的姿容描绘出来的诗词歌赋，还很难得呢！

规划小组从桂林往阳朔一路勘查。他们泛舟漓江，行进在“青罗带”上。一江两岸，无数青山浮水出，不尽翠屏披云立，黄远强醉了，陶醉在画山绣水之中。他拿出画笔，这支在旧社会被生活所逼而搁下的画笔，今天，在这新生活的画廊中，真有点不听使唤。他画下了南天一柱的独秀峰，他画

下了飞红堆翠的叠彩山；伏波山晚棹，象鼻山水月，穿山明镜，画山飞马，冠岩幽境，青崖古渡……数不胜数，画不胜数，就是用电影摄影机，也收不尽这顺着江水涌来的绝妙镜头呵。

这真是一遭令人心旷神怡的畅游。不过，规划小组并不是游览团。桂林，在社会主义祖国里，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游览城市，她还应该是一个生产城市，画山绣水也要为祖国建设出力流汗。同时，又不能丝毫损伤她那绝世佳容。要做到这些，需要统筹规划，全面兼顾。这，就是规划小组此行的目的。大自然用千百万年的时光精雕细刻了这件甲天下的珍品，新中国的建筑艺术家们将用智慧和信念巧夺天工。

艺术，这是一门掺不得虚假的科学。黄远强深知这一真理。他手笔不停地画出来的大量画稿，并不是准备拿去参加画展，而是为整体规划准备素材。他和规划小组的同志们一道，登山涉水，勘路探洞。对每一片风景区都作了调查，每一座工厂都作了研究。哪里要发展，哪里要改造，哪条道路要扩建，哪座奇峰要装扮，一点一滴，一笔一画，理想拌着汗水汇进了规划蓝图。半年之后，一份整体规划面世了。

一九七三年，上级党委重新审查，再次肯定了当年的规划，决定以此为基础，进行调整，上马施工。可是，“四人帮”却把这些攻击为“大、洋、古”，“封、资、修”，“为洋人服务”……工程又下马了。

尽管下马了，黄远强依然相信：“自有春光明媚日。桂林，这颗祖国锦绣衣裙上的明珠，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华，

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名城。”

桂林设计虽然还没全部实现，却又一次使黄远强得到了长足的进步。不断的实践，辛勤的探索，使他的建筑艺术才能日趋成熟。他象雄鹰丰满了双翅，展翼高飞；他象骏马练硬了劲蹄，飞速前进。

钢筋混凝土

副总工程师黄远强，和许许多多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技术人员一样，都是在自己献身的事业的登攀途中，正要登上通往世界高峰的必由台阶时，卷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

……记不得从哪天起，雪片般的大字报纷纷飘落在黄远强的办公室内外；修正主义黑模板，封资修的设计师，个人纪念碑主义……等等，等等，大帽子一顶又一顶，新名词多到令人头晕目眩。

……记不得从哪天起，黄远强被宣布“靠边站”。设计图纸贴上了封条，技术资料不翼而飞，绘图计算用具上也消失了往日的汗渍和指纹。一切心爱的东西，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黄远强都与之含泪告别了。

……记不得从哪天起，黄远强被叫去接受批判。他又登上了往日技术辅导课的讲坛。不同的是，这一回是站在台侧，头不准抬，话不准说，只许耳朵听。他恭恭敬敬地记下了那些鞭击言词，脑海深处，却有一个模糊的问号在顽强浮